

奋斗的人生最壮丽

■马娜

王淦昌一进门,就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场。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请您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批准这项工作。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

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内心一阵激动,钱三强朝他郑重地点头。“这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同时看着王淦昌,期待满意的答案。

王淦昌当即拿出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人作风”,“噌”地站起身来,坚定地刘杰部长和钱三强保证道:“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到!”

“为了工作需要,王先生得先起一个化名。”刘部长说。

王淦昌想了想,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

“很好,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祖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此,王淦昌便一头扎进了为祖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试验中……这位当时已经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名气的科学家,从此隐姓埋名了整整17年!

后来,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王淦昌曾为国家一系列重大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知道他的学生中有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以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振道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却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王淦昌就已经在苏联实验室里完成了一项并不比诺贝尔物理学奖逊色的伟大科学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还没等他将这发现公布于世,就接到了祖国对他的召回通知,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下了一切,回到祖国,再度穿上了军装,并彻底“消失”于公众视野。

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振道曾就老师的这一科学成就评价道:这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伟大发现”!

王淦昌站在了新中国原子弹试验场上,穿着绿色军装的他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整个试验队伍中,他是最年长的“老兵”。

有一天,中央突然下达一道紧急命令:让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立即前往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并指示:核爆采取塔爆方式,要确保万无一失,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爆炸试验中不能出一丝差错,否则怎么对得起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呢!”多年后,王淦昌回忆这一幕还如此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没经历过失败就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激发了下一次试验的勇气和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

各个系统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现了!

“报告王院长,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无法休息。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追了过来。

“我马上就来!”顾不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两名助手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给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带来了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着急了!

王淦昌听取意见后,当机立断,继续重复试验!

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异常艰巨复杂。接下来的日子,王淦昌与试验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土法上马,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钍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来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原子弹”到罗布泊来。

“王老,有我们各路精兵强将在,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可王淦昌坚定地说:“如今到最后一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待?不行,我一定要去!”

这是真正的战斗。那段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西安、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每到一站,全部是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

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道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后来,王淦昌笑着描述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成了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太有趣了!”

“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领导和技术人员下达了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閃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接头、线路和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中也十分紧张——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因为只要有丝毫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甚至出现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

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反复检查、询问。当别人向他保证没有问题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放心下来。那些日子,王淦昌心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5、4、3……”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要停止了……这一刻,历史定格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

此刻,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挟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是核爆!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淦昌的声音很洪亮,也很权威。

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到王淦昌身边,向他祝贺。

“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脸涨得通红,兴奋地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荣誉属于奋斗到最后的人……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是,荣誉属于奋斗到最后的人,奋斗的人生最壮丽!几次支塘小镇行,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站在王淦昌的旧居前,我心潮澎湃,用一个军礼,向这位已经离开我们20余年的老兵和伟大科学家致敬。

走进英雄的世界

■张二平

与强敌干一架,我们这代官兵到底行不行?

作为连环画《作风岭狼砸乌龟壳》的主人公,老政委发明了手榴弹炸坦克的战法,这种打法甚至引起斯大林的关注。斯大林曾问到访的作风岭是怎么做到的?作风岭形象地告诉斯大林:我们揭起“乌龟盖”,砸下手榴弹,就把敌人“报销”了。斯大林听完哈哈大笑。

老政委那时已退休在家,他一脸郑重地对我说,别看我们这支军队好多年没有打仗了,但我们的优良传统在,我们的精神基因在。只要一教育,一上战场,我们的指战员都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老首长给了我言之凿凿的“能战之答”!

很快,老首长的判断在一次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2006年3月底,一场森林大火烧到了五台山核心景区周围。各级领导亲赴现场指挥,一架架灭火直升机坠毁,大火还是控制不住。危急时刻,上级把我们营派到火灾现场。

灾情就是命令,全营官兵按照预案立即行动。共产党员、干部冲在先干在前,一线侦察一线指挥。原本分给我们一座山,结果我们一口气灭了7座山的火。最令我感动的是,有的战士为了提高灭火效率,将容易滚落的圆形灭火弹引燃后摞在坡上,冒着爆炸的危险完成任务。那一幅幅生动的场面,真正诠释了当祖国召唤的时

候,我们就是董存瑞、就是黄继光。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可能无法切身感受危难面前每一名士兵胸中迸发的英雄气概。

2013年9月28日,交通大动京港澳高速公路突发10车连环相撞和追尾事故,其中一辆车由于车速过快,撞击后引擎骤然起火,而我们的车是第11辆。司机小张当即抱着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扑灭了火。看着拥挤在高速路上不见头尾的车流,小张又牵头发动30多个驾乘人员,将肇事的10辆车一一推离主干道,只用20分钟就疏通了大拥堵。当我们的车作为头车驶进邢台市,接警的高速交警刚刚出发。这样的战士到了战场上,遇到任务,他们怎么会不是英雄?

从那以后,我仿佛走进了英雄的世界,感受到身边处处都有英雄的存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尽管身处山西,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剧烈摇晃。科里的小王推门大喊:“地震了!”我头晕脑涨一片空白,下意识地从3楼一路飞奔到了操场上。回头一看,小王竟然跑在了我的后面,原来每路过一个科室,他都要推开门大喊地震了,直到每个人都跑出来。我顿时明白,有时,英雄就是一种心怀他人的境界。

走近英雄,也就读懂了英雄。那份纯粹和高尚如一面镜子,可以时时净化人的内心,也如同夜空中一颗永远明亮的星,指引着前进的脚步。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他到战场……”每当听到《天下乡亲》这首歌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铁道兵烈士武增宽和他老父亲的面容。

1976年2月,我们神木籍的200名青年应征入伍,所属部队为铁道兵第6师。记得分兵是在吐鲁番戈壁滩上的一个兵站,风刮得连眼都睁不开,战友们泪眼婆娑,挥手告别。一路扬尘越过天山,我们来到部署在和静从沟口到巴仑台一线约50公里的施工线上。

在我的印象里,武增宽很朴实,对自己要求严格。由于出身贫困农家,母亲早逝,他养成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格。记得新兵团有一次开座谈会调查新兵思想状况,谈到伙食问题时,和我们一批从关中平原入伍的新兵意见很多。领导解释说,到老部队后条件就好了。武增宽很憨厚地说:“一天三顿馒头管饱,还要怎么好?”神木籍的新兵也纷纷说,没当兵前,过年家里才蒸白面馒头,还分着吃呢。请首长放心,这几伙食不错,吃上半年也没问题。散会后,新兵团王舜邦政委带着带我们来开会的胥炳烈指导员,表扬我们几个神木籍新兵觉悟高。

新兵下连后,我和武增宽不在一个连队。我在团部勤务连做测绘,他在11连架桥。因为交通不便,他偶尔来团部时,会到连里来看看老乡,见个面。闲谈中得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正积极要求进步呢。

此时正是草长莺飞、花开叶绿的季节,我们的欢声笑语荡漾在青山绿水间。年轻士兵光荣的梦想、建功立业的豪情和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变故发生在1976年9月21日。这天上午,武增宽外出执行任务,搭乘我们团的一辆卡车,没想到途中出了车祸不幸牺牲,年仅19岁。

武增宽去世后,鉴于他因公牺牲和生前愿望,26团党委追认其为中共党员,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其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武增宽烈士被安葬在卫生队旁的墓地里。

之后,团政治处王主任把我叫去,说组织上决定派11连指导员温海明带我去陕北神木移交烈士遗物,协助地方政府安抚烈士家属。王主任心情很沉重,反复嘱咐我们要按政策做好抚恤和善后工作,把烈士遗物带全,并特意交代路途遥远,多带一点路费。

温指导员是辽宁海城人。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团里很有名气,是我们这些年轻士兵心目中的榜样。从天山深处回陕北几千公里的路上,指导员向我了解陕北的风俗和人情,包括对长辈的尊称等等,还让我想想家属会提出哪些困难,会提出什么要求。我知道,他是在为如何做好抚恤工作做准备。

我们到达神木县民政局后,梁怀珍局长接待了我们。他热情地说:“神木是革命老区,有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请部队的领导放心,政府一定把烈士家属的抚恤工作做好。”

安排我们住下后,梁局长又叮嘱我说:“去武增宽烈士家时,把你爸也叫上(我父亲乔士力1947年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时任县医院副院长),再把抢救药品带上,防止烈士家老人出意外。”

次日晚上,梁局长带我们一行到达离

天下乡亲

■乔军

县城一百多里的中鸡乡,一到乡里就召集开了会,就县乡两级的抚恤做了安排。

散会后,中鸡乡政府的通村大广播响了:“在活鸡兔煤矿干活的武增胜,你家里有事。请你连夜回家,连夜回家!”那时乡下通讯不便,喇叭叫人是常事。武增胜后来说,他夜里回家,看到家里人好好好的,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天明看到远处有穿军装的人往山上来,他就心慌了,心想果然是增宽出事了。

那天上午,梁局长、乡里焦书记带我们一行来到阿包福村武增宽烈士贫寒的窑洞,见到了他的家人。面对摊开在炕上的两大包遗物,烈士父亲武元芳强忍着悲痛,用粗糙的大手一件一件抚摸着,眼泪无声地滴在烈士生前穿过的军装上。只是在把武增宽用过的一方毛巾捂在脸上时,他才撕心裂肺地哭喊出声:“我的儿哇……”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当梁局长、焦书记和指导员再三询问烈士家属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烈士的父亲擦擦眼泪,坚强地说:“孩子是参军牺牲的,和战争年代的烈士一样受人敬重。南疆的铁路还没修完,你们回去后看部队上能不能叫他兄弟去一个替他修完这条路。别的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

听闻此言,指导员站起来给老人敬了个军礼,他上前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环视武家年迈的老奶奶和简陋贫寒的家,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午,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围了一窑洞。乡亲们纷纷称赞武增宽是好后人,被迫认革命烈士是全村人的光荣。村支书当即叫人杀了队里的一只羊,代表全村父老替烈士家人招待增宽远道探亲的战友。

当晚,指导员和我留宿在武家,同烈士父亲和家人拉了一晚上的话,一夜无眠。次日临行前,指导员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他们的生活太苦了,抚恤金不多,老奶奶看病也需要钱。咱俩把多带的路费和手上的钱、粮票都给武增宽的老奶奶留下吧。”我眼圈马上就红了,默默掏出自己不多的津贴,塞在指导员的手里。

下山的路上,指导员和我不停地回头。望着远处山坡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烈士父亲和全村的乡亲们,泪水一次次地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淳朴的乡亲们同那沉默的黄土高原站在一起,永远地刻在我的心中,高天厚土,血脉情深。



苍松挺且直(中国画)

陆干波作



长征

第4419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我在风中抓住一颗子弹

■东来

我在风中抓住一颗子弹

否则,它不是初速

否则射穿我的手掌

我在风中抓住的子弹

在我下落的一瞬间

它独自

它独自下落会让泥土生出紫雾

窒息大地春天的呼喊

飞行的子弹怎能抓住

即便抓住

也挡不住风的一意孤行

它为战争而来

包裹着杀气

它不毁灭

怎能耕种大爱的心田

抓住一颗必将跌落的子弹

在风中把它攥成粉末

化成烟花

我看不惯

射穿肉体迸溅的鲜血

和纷飞的碎骨

我愿化成逆风千里的反向气流

迟滞子弹的向死飞行

把它投入淬火的热血

熔铸以武止戈的铁犁

轻轻栽种和平之语……

